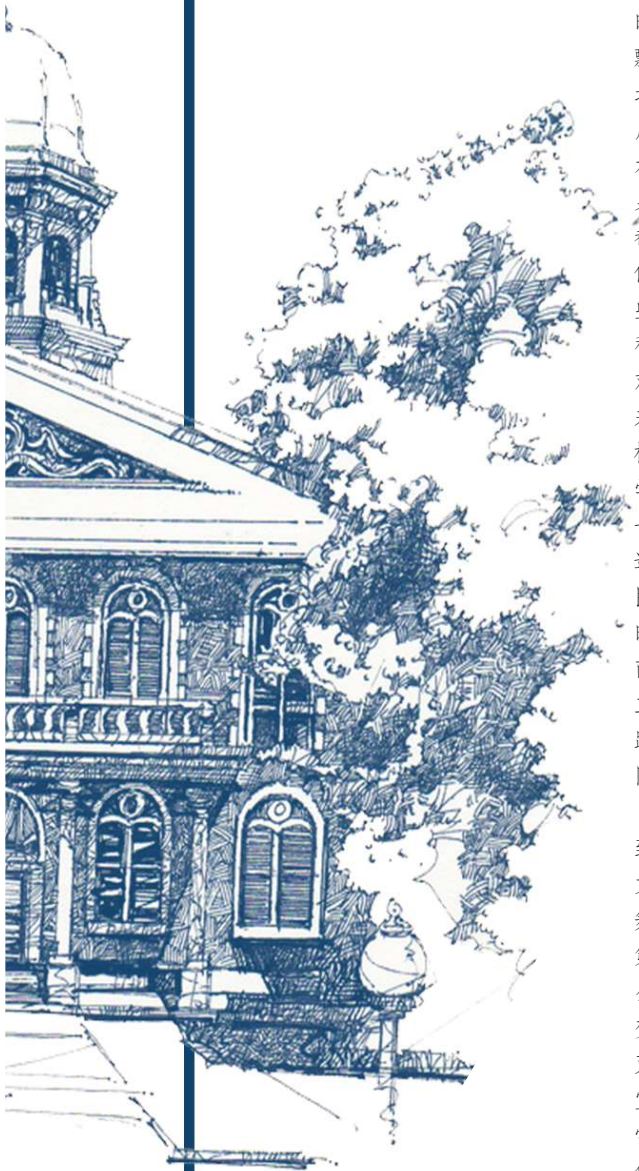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
甘
孜

踢踏舞

◎王小瓜

校舞，一开学我就看到学生跳。那时，甘孜县已经有了县舞，校舞好像和县舞差别不大——都是动作柔和的，男女围成圈的。这样的舞蹈，对于喜欢柔美的人是好看的；但对我来说，却无法让我深深喜欢，以至要克服障碍去学习。不过，面对学校的要求，不喜欢，也只能去做。同事告诉我，学起来不难，只要注意同手同脚就行。校长安排了学校里的舞蹈老师，教我和一同分配来的同事。下午下班后，我有了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。幸好，在规定时间之前，我完成了。尽管记不住所有的动作，但可以跟着众人滥竽充数。此后，学生课间跳校舞时，全校老师也跟着跳。师生同乐，不少老师都努力地跳出舞蹈的韵味，和我一起分配来的新同事也极认真地投入，但我在这样的参与里，难以有深刻的体会。

火锅宴结束了，篮球比赛也结束了。天气转凉了。

这时，学校又要求老师跳校舞。校长的宣布，再次让我吃惊：我和当年一同分配来的同事，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学会校舞。而跳舞和体育活动，都并非我之所长。

校舞，甘孜县城里的中小学都有。我都去看了，大同小异。和这些舞蹈迥异的，是甘孜踢踏。只是甘孜踢踏只在特殊的时候表演。

第一次看见甘孜踢踏，是在县上的大礼堂里。青春的男子穿上黄色的藏装，挥动着长袖。激烈的舞步，瞬间让我的心跳加速。这样的舞蹈，才是和高原相匹配的——热烈，充满着力量。

甘孜踢踏，顾名思义，是甘孜县独有的。据说这舞蹈是从西藏传回的，经历代改进，最终有了这力量充分体现在脚上的舞蹈。康巴高原上不少舞蹈都有猛烈的脚步动作，如热巴舞；然而唯有甘孜踢踏，将脚步、青春和力量完整融合。

不过，尽管我喜欢这样的舞蹈，可让我学，那就太为难了。读高中时，我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，有一次课堂上我帮老师做演示，下课后同桌说我的手僵硬得就像木棍。从小学到高中，班上组织活动，凡有跳舞的，我能不参加就尽量躲开。这

样激烈的舞蹈，更不适合我。远距离地欣赏，于我就足够。

在县城里，难以看到像《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》里记录的热闹场景，也听不到《格萨尔王传》里的传奇时，看踢踏，成了我的一个小期待。幸好，学校里有一支踢踏队，十多个学生，经常在一起练习。学校里有一位全县跳舞跳得最好的舞蹈老师，负责教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学生；县上有活动时，经常叫他们去。

这位老师有卷曲的头发，甘孜县本地人，毕业于哪里，我记不得了。他原本并不是舞蹈专业的，只因喜欢跳舞，县上一位有名的舞蹈家教了他踢踏舞。

这位舞蹈家，原本我并不认识，也没想过要有意识地去交往，但缘分却将我和他联系起来。在我到甘孜县一年多后，县城里有了类似于成都等地的小区，只是小区里的卫生间多数时间用来储物——因为水压不上去。尤其是冬天，寒冷的温度足以让水管里的水凝固。那天，一个朋友搬了新家，是县上的第一个小区苹果园小区，大家都去祝贺。恰巧，他和那位舞蹈家相邻而居。搬家的热闹，让舞蹈家也来祝贺。这时，朋友向我介绍：他就是如今甘孜县所有踢踏舞者的陈老师。

那天，在已经没有了苹果树的苹果园里，舞蹈家和我一见如故。摆谈中我知道了，原来他是从报社回到甘孜县的。舞蹈家的心灵和我的心灵是同向的，而舞蹈家的踢踏，则是原藏戏团的益西老师教他的。益西老师，正是画家在甘孜县时的邻居。所以，冥冥中，画家和我被一条线牵引着，我们总会相见。

益西老师也是藏戏团成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民间的藏戏团被县文化馆收编，之后，益西老师成了领工资的人。画家在县上时，他年逾六十，性格幽默而和善，对甘孜县的人文典故颇为了解。画家的邻居有他，还有一个长得挺好看的、叫达瓦的年轻女子，终日里不停地做家务。那时小院的人都互相照顾，常在院里的石凳上谈天说地，分不清那是上班开会还是饭后闲聊。画家曾经的日子，让后来的我羡慕。

那天，我对舞蹈家为何不继续在报社上班、而要回到甘孜好奇。可能因心灵的同向，那天舞蹈家也对我讲了不少。一切源于他小时候的梦。

舞蹈家从小对音乐、舞蹈有着特别的天赋。每天上学，他都会在衣袋里揣根笛子，没事时就吹吹。随着笛声，他的梦想飘得很远很远。他甚至悄悄给北京电影学院寄过自己的照片，渴望成为一名演员。因为艺术的梦想，在他读中学时，“翻身农奴宣传队”到来后，他每天都会跟在宣传队后面，跟着他们一起下乡演出。在他眼里，那些从未见过的表演是那样神秘。宣传队长见舞蹈家如此喜欢文艺，就对他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将来只能去考一所不考数学的学校。”那时舞蹈家还不知道什么学校不考数学，他还不明白队长给他说的是考艺术学校。就这样，初中毕业后收到甘孜州民族干部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，舞蹈家还为自己能考上学而庆幸；直到稀里糊涂地参加工作，他都还不知道，自己走的路，和那个宣传队长说的，不是同一条。

州民干校毕业后，他被分到报社上班。报社的工作是与文字打交道，可每天坐着，不是舞蹈家从小所梦想的。那时，他第一次茫然了，不知自己该怎么办。幸好，他的人生轨迹被改变了。高原上有土匪出没，为消灭土匪，舞蹈家来到理塘县做宣传。在那里，他的身体出现异常，于是回到家乡休养。其间，他认识了益西老师。看着益西老师的踢踏舞，他做出了决定：不再回报社，留在甘孜县跟随益西老师学习舞蹈。那一决定

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。

第一期州民干校学员，不少人后来都在州级机关工作。舞蹈家当年在报社的同事，也有人从报社去了机关。那时还没有所谓事业、公务员的说法，路是可以那样走的。可是，舞蹈家却没有去走大多数人都会走的路。当他因病回到家乡后，整整三年跟随益西老师学习。出师后，他留在了家乡，做了一名舞蹈编导老师。

兴之所至时，舞蹈家对我讲了他心底最深的一个心愿。他一生跳踢踏，不仅因为在舞台上他是快乐的，他的心能飞翔起来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在踢踏里，他不仅仅是他，他还是无数个他。益西老师去世后，舞蹈家就接过了培养人的担子。看着年轻的姑娘、小伙在舞台上欢快地跳着，他好像看到无数个自己在跳着。那一刻他感到，自己和格萨尔王的那些大将一样，是永生着的，是永远生活在那片雪域的。这和他小时候看藏戏是一样的感觉：每当藏戏团演出时，格萨尔王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，就又在雪域征战，降妖伏魔。永远地活着，那是高官和厚禄都无法给他的。

听了舞蹈家的话，我深有同感。永远地活着，正是我们共同所期望的。那天，为给邻居搬家祝贺，舞蹈家在邻居家里跳了一曲踢踏。看着他在豪放的舞蹈中一扫病态，整个人生机焕发，我为他一生能循着艺术的梦而高兴，也为自己能在这县上遇到同样不切实际地做梦的人而庆幸。不过我清楚，尽管舞蹈家和我心灵同向，但我们各自所要抵达的却不同。甘孜踢踏，就是他的归处；而我的路，还在前方。

当回想往事时，我才明白，为何那时自己那么焦灼。因为那时的我，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但如何做，却全然不知。

那时，偶尔我能够听到一些过去从未听说的传闻。比如到校长亲戚家去的那次，看到大金寺前的湖泊，学校同事就给我讲，湖泊里有黄鸭。黄鸭是高原上最痴情的鸟，叫声是“岗，岗，岗”的。他小时候曾见到过一对。那天，两只黄鸭在湖里嬉戏，突然，枪响了，其中一只的血染红了好大一片水面，另一只吓得扑打着水花朝蓝天逃去。一回头发现伴侣没跟着，它又转身向水里飞去。枪又响了，子弹擦着它的翅膀，羽毛在空中飘散，鲜血从空中滴下，它也受了伤。它拼命朝那片柳树林后边躲藏，枪又响了好几次，没打中它。它活了下来。然而，活下来的它一直不相信伴侣已经永远地失去了，它傻傻地在水里、山上、空中到处找。村里的人看着它飞来又飞去，“岗，岗”地凄厉叫着。人们猜想着，它也许绕地球飞了三圈，找遍了每个角落，最后又回到了那片湖泊。一天，它从空中落下，掉进了湖里，再也没有起飞。

那天，同事说，黄鸭一生相依为命，从不分离；这一世是一对，到了下一世还是一对。后来，我在雅鲁江边看到，黄鸭的羽色并不金黄，倒偏灰褐，但人们却习惯叫它黄鸭，以黄金的颜色来命名。这些过去未曾听说的故事，让我看到自己最初对高原的感觉是没错的：这片土地埋藏着太多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或许隐藏着生命的真相，而生命的真相，正是我想建构的世界的基石。如此，这片埋藏着生命真相的土地，对我真像是近在眼前的仙山。可是，我却无法进入。我真像是一个置身在大海里的孩子，没有舟，也没有桨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前方烟雾缭绕的仙岛。焦灼、无奈，充满了心房。

那时我不知道，上天并没有抛弃我这迷惘的心灵。它其实为我安排了那个能够引领我走路的人。只是，需要我去发现，去靠近。

援
医
札
记

雪夜手稿

◎李存刚

看见春天

这个春天的傍晚，吃过晚饭，我出门散步。在高原工作的日子里，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和本地同事一起出门散步。这天我们是去看湖，顺便看到了人家房前屋后的桃花和李子花，也看到了核桃树上毛茸茸的新芽。

所谓“湖”，其实是在呷尔河下游修建电站时拦住河水形成的人工湖。正是枯水期，冬日湖里蓄积得满满当当的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泄掉了。裸露的湖底，到处是一道道低矮的沙洲，像开膛破肚后彻底敞开来的巨大腹腔，空了，也丑陋了。没有了水，湖便没了灵动和生气，往日波光粼粼的湖面上，便再也看不到八家铺子山和狮子神山的倒影，看不到山上茂密的树林和山巅皑皑白雪的倒影。

人家房前屋后的桃花和李子花，倒是迫不及待地开了，满树白的、粉的、红的花朵。用不了多久，树上就会长出绿叶；用不了多久，绿叶间就会挂满桃李。而现在，太阳还在八家铺子山上作最后的停留，山巅的白雪明晃晃的，直耀人眼，雪和花，在春天的高原，联手书写着只属于这个季节的传奇。

冬天我到高原以来，每天傍晚出门散步，看到的核桃树一直是光秃秃的。但我知道，它抽枝、开花结果是迟早的事。看过满树的桃花和李子花，再路过一棵核桃树时，我禁不住伸出手，没想到这一伸便抓住了惊喜——看起来依然赤条条的核桃树枝上，其实也已长出小小的、鹅黄的嫩芽，毛茸茸的，颜色和质地，都像刚出壳的小鸡仔儿。

我松开还微微颤抖的手，朝着远离核桃树的方向后退。越过公路，后退的脚步便不得不停住——公路另一侧的石墙挡住了我，我倚靠在了石墙上。

我倚靠在石墙上，望着眼前的核桃树、李子树和桃树，不远处是枯水期的人工湖，再远一点就是八家铺子山，头顶是蓝汪汪的天空——那是一汪永不枯竭的大湖。

我倚靠着石墙，单脚站立，另一只脚蹬着石墙，双手微屈，仿佛随时准备飞奔起来——我似乎已经等不及，要去摘满树的桃子、李子和核桃了。

对一块石头的误解

我是无意间注意到那块石头的。它悬在我们行进的路旁、几近壁立的山崖上，离地一人多高。它的最下方，也就是我们必经的水泥公路。水泥公路边堆积着厚厚的砂石和干土，踩上砂石和干土堆伸出手，正好能触到石头向外探出的部分，像抚摸一个人从紧闭的窗户里探出来的头。它向外探出的部分明显比其他石头的大而多，也因此，当我们走在山崖下的乡间公路上时，才一眼看到它。

但是，我们谁也猜不出，它深嵌在山体里的部分到底有多大，嵌到底有多深，也无从知道它这样悬在那里到底有多久。我们的判断就来自、也只能来自它裸露在外面的部分。由此，我们停下脚步，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问题：它会不会掉下来？它俯瞰着的下面——我们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人来车往的公路，一旦掉落，即便路上没有行人，途经此地的车辆被阻断在路上也是确定无疑的。

一番简单的沟通过后，我们都觉得有必要弄清楚它牢不牢靠，同行者中就有两位自告奋勇站到它下面的砂石和干土堆上。先是两人先后上去抱它，试图搬动，再是两人同时用力，结果那块石头纹丝不动。两人于是喘着气，呵呵笑着，住了手。

他们离开之后，我也走到石头下面，仰起脸来时，感觉像置身于一处高不可攀的悬崖之下。很显然，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视角里，当我俯下身又抬起头来的刹那，有一些东西被放大，还有一些东西被缩小了。



甘
孜
日
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6年10月23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：边强

6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

五色海

【第1212期】